

首獎

亡心衝擊波

◆ 樊光耀

劇中人：

大江，男，四十八歲，配音員，Sally的個案。

Sally，女，三十四歲，大江的諮商心理師。

ACT 1

二〇一九年中秋節前，某日下午四時許，臺北市某私人心理諮商診所診間，大江捧著一束花進來，心理諮商師Sally微笑招呼。

Sally…謝謝，（指了指矮櫃上的空花瓶）還是老規矩。

大江：對（逕自將花束插入花瓶），老規矩，老套，……上次妳教我的那個……怎麼說的？

Sally…cliché。

大江：cliché，對。老派耍老梗，但這束花比上次的漂亮吧？

Sally…沒關係，都漂亮。剛收工嗎？

大江…（查看手機訊息，回音訊）媽，我在錄

音，晚一點再說。（對Sally）欸，剛從錄音室過來。

Sally…今天錄什麼？還是廣告嗎？

大江…對，爛廣告，（坐下）還有一個政令宣導什麼的，很無聊。

Sally…我這兩個禮拜有錄到新的喔。

Sally操作筆電，原先的音樂停止，大江的聲音從藍芽喇叭傳出，都是他所配音的廣告。

S.E.．發現心靈的自由，超乎你的慾望。Inner diving, ID YOGA。

S.E.．烤肉家私夠不夠？生鮮肉品夠不夠？月餅點心夠不夠？禮品禮盒夠不夠？中秋限時購，就在好多購！好多購，go go go！

S.E.．殺人誅心，心亡人亡！謀略電競頂流，至

霸On line-亡心衝擊波！

聽完以上大江的配音廣告，Sally笑著。

大江：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錄完就忘，現在一堆手遊電玩，都是爛廣告。

Sally…廣告爛沒關係，我聽的是你的聲音，你配的還是很棒。

大江………是吧，謝謝。

Sally…這兩個禮拜還好嗎？（按計時器）有沒有試試我們的方法？（將錄音筆放在矮几上）

大江：開始了嗎？………就是妳上次說的，焦慮感出現的時候讓自己分心，試著去做一些無聊的事情………我還在練習。

Sally…有試過冥想嗎？

大江：冥想………有。

Sally.. 怎麼樣？

大江.. 一下要我分心，一下要我專心，不是很矛盾嗎？

Sally.. 又不是同時進行，你就當作是相對收放的練習嘛。

大江..... 我更容易聽見你的聲音了。

Sally.. 就像以前說的一樣？

大江.. 對，可是最近比較嚴重。

Sally.. 只有我的「聲音」，還是有特定明確的話語？

大江.. 妳說過的，沒說過的，都有，有時候是..... 像做諮商的時候妳跟我說的，好像重播一樣，我可以很清楚地聽得見，另外那些從前通話時妳說過的，還有沒說過的，也很頻繁，很多。

Sally.. 先不談「通話」的部分，從你上次再提過以後都沒有減少嗎？

大江.. 沒有，出現頻率很高。

Sally.. 我的聲音比較常出現，還是你媽的聲音比較常出現？

大江.. 妳的，我媽的聲音出現頻率大概是妳的二分之一吧。不同的是，妳知道，我不希望我媽的聲音跑出來，我媽聲音出現的時候，我會希望妳的聲音出來壓制她。

Sally.. 你叫我出來跟你媽吵架嗎？呵呵.....

大江.. 我最近是常常跟她不愉快，真的很煩。

Sally.. 又怎麼了？

大江.. 我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個中年人居然還要煩這個，真的太痛苦了.....

Sally.. 你可以告訴我，如果你想說的話。

大江..... 而且我還有一種羞慚感，真的是他媽的.....

Sally.. 說說看。

大江：我爸媽年紀很大了，反正他們從來沒好過……好了，七老八十的人，搞什麼……

我媽要跟我爸離婚。

Sally：你媽提的？

大江：我媽提的。

Sally：那你爸爸呢？

大江：當然不同意啊！他也心臟病了快……老頭要是被氣死了，也就跟離婚一樣了……你懂我意思，他們這麼老了，過了一輩子了，我媽幹嘛到現在要離婚呢？然後天天傳訊天天打電話煩我，妳知道她要幹嘛嗎？更荒謬……我沒跟妳說過，我媽是獨生女，嫁給我爸的時候，兩家講好了，如果有兩個兒子，兩個以上，有一個要跟我媽這邊姓。我上面大哥二姊嘛，我老么嘛，本來應該從母姓，姓福，福氣的福。

Sally：福氣的福？我不知道有姓福的。

大江：對，我媽姓福……她應該覺得她不是很幸福，但是她姓福。哼哼……因為姓福的人太少了，全臺灣大概只有幾十個不超過一百人吧，所以我外公才提出希望我媽嫁了以後子嗣當中能有一個從母姓。可是我外公外婆走得早，我出生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在了，我爸爸報戶口直接填寫我姓江，我媽當時沒辦法後來好像也沒太在意……結果我媽現在跟我說，她要離婚，而且希望我改姓。

Sally：你媽希望你姓福。

大江：真是另一個噩夢……我……為什麼要我現在改姓？我人生都過了一半了改什麼姓啊！

Sally：可能你母親到了現在這個歲數才想到上一

輩的……延續香火，傳宗接代，一種情懷。

大江：問題是我不生孩子啊！我也沒結婚啊，我就算改了姓也傳不了下一代呀！然後我哥哥姊姊也不管，看笑話一樣，嘴巴上當然勸我媽不要離，實際上他們也知道離不了嘛，老頭不會簽字嘛，還跟我說媽只是想讓我改姓，反正婚離不了，我就應該順著媽，讓她完成一個多年來背負的責任跟使命，只要我改姓，媽就開心了，應該就不會再提離婚了。我靠！我就跟我大哥吵，我說你怎麼不改，你跟媽姓啊，當初外公說如果有兩個兒子以上希望有一個從母姓，沒有說一定是老么嘛。我哥說不對，一定是老么，他說他是長子，理當從父，因為沒有他後面就不會有我，而如果只有他沒有我，自然就不能滿足原先「如果有

兩個兒子以上其一從母姓」的命題。也就是說他這個長子出生必然從父姓，只算是媽媽福姓延續的充分條件，而我這個么兒的出生才是必要條件。這是我哥的原話喔！他在物理系教微積分。我說我去你的狗屁邏輯分析，你老大你理所當然姓江，我老么我就該從母姓福，如果你小學出車禍那次沒救回來死了，我是不是變獨子了？那我應不應該改回跟爸爸姓江呢？我哥說可是那時候他沒死，我說那如果你最近又出車禍呢？他說如果他又被救回呢？我說如果這次沒這麼幸運呢？他說那他老婆孩子可以領到不少保險金……我哥哥很不容易被激怒。

Sally：每個家庭溝通模式都不一樣，你們兄弟能這樣交流也很好。

大江：我真的不想講這些，真的很煩，最近就是這件事情，什麼恐慌、焦慮、憂鬱都來了……這一個多禮拜睡得很差，不是失眠就是一直作夢，不知道是不是又要進入躁鬱週期了……

Sally：照你曾經跟我說過的，煩躁起來的時候，我的聲音隨後會出現嗎？

大江：會。

Sally：能消除一些煩躁嗎？……會比較平靜嗎？（突然變成一種誘惑的語氣）還是會想我……

類似耳鳴的音效響起。當這音效聲響時，代表大江的幻覺，他「聽見」Sally說出某些「不該出現的挑逗性言語」。

大江：不見得……好像……不知道……我不是……Sally：你說的那種感覺……又出現了？沒關係的……大江：我很痛苦……有本書叫《痛並快樂著》……我試著在痛中找樂。

Sally：找到了嗎？

大江：妳的聲音就是我的快樂。

Sally：……這樣啊……

大江：妳有一次說過幻聽之於躁鬱的什麼……

對……我忘了。

Sally：沒關係，不重要。我很理解你的感覺，我們對於聲音的某種感知……敏銳度，是一樣的。我記得我跟你說過我認出你聲音的時候……

大江：妳是說我們對彼此聲音的感知？

Sally：嗯……對，（改變語氣）我們都很喜歡彼此的聲音啊……你知道我聽見你的聲音，

就像你聽見我的聲音，會興奮……

耳鳴音效。

大江：（迷惑）喜歡彼此……的聲音……

Sally……我想知道，你媽媽的聲音，還有我的聲音，哪個在裡面，哪個在外面？

大江：我媽的聲音一直都是從裡面發出來的，妳的聲音裡外都有。

Sally：嗯……裡面外面都有……

大江：對，最近開始從外面聽見的妳增加了，可是我剛說的，我受不了我媽聲音的時候，我會從裡面找妳的聲音，然後妳的聲音就會從裡面出來……

Sally……你媽的聲音就會被趕跑ㄟ？

大江：不用趕，她自己會fade out，好像DJ切

換歌曲一樣，妳的聲音走近，她的聲音走遠……

Sally：我跟你說過你的狀況比較獨特，大多數的幻聽者，他們可以確認有另一個聲音，或「另一個我」的聲音，在對自己說話，很少有人像你可以區分出是誰的聲音，還不只一個。

大江：這代表什麼？

大江手機響。

Sally：代表你可能很不好受……

大江：（回覆語音訊息）媽，我還在錄音，晚一點好嗎？抱歉！……對，我是不好受……

Sally：我懂，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幻聽。

大江：但也不是說……我不知道……妳看，通常

幻聽病人就醫都是希望把聲音消除，就算沒有辦法根治，對，精神科醫生說很難單靠藥物痊癒，但是我……我雖然不好受，但是我並不想把聲音趕跑或……剷除……我不想讓她消失，我是說妳的聲音，不是我媽的（手機又響）又來了……（見訊，暴怒留言）我在錄音！對，每天都在錄音！配音！妳管我錄什麼！手遊廣告妳知道嗎？一大堆狗屁電玩妳知道嗎？「至霸on line-亡心衝擊波！」可以嗎！……我說晚一點再說，拜託。

大江結束語音留言，感覺不適，喘息，手捂胸口，
Sally起身。

Sally…還好嗎？NTG有帶嗎？

大江從外套口袋取出裝著硝化甘油片（耐絞寧）的小玻璃瓶，搖了幾下，握在手中。

大江：還好，應該沒事，感覺血壓上來了，不悶
不痛……

Sally：要喝水嗎？還是躺著？

大江取來一旁的水壺水杯倒水喝，靠躺在沙發上。

大江：那個，前天我去看檢查報告，醫生要我盡
快做手術……

Sally：支架還是繞道？

大江：妳覺得呢？一號餐還是二號餐？

Sally：這不是我的專業範疇。

大江……我很害怕。

Sally：大家對手術都會緊張害怕，好多人連拔牙

都嚇個半死了，如果是裝支架，你可以放心，算是小手術，太多人裝了……心臟手術比心理治療迫切，不要拖了。

大江：我不是說這個。

Sally：嗯～

大江：我還真不是害怕手術……我們這一次的療程……旅程……

Sally：（同時）旅程。

大江：這段旅程，妳說……差不多要結束了？

Sally：嗯……每一段旅程都有開始有結束，你現在的狀況還不錯，我們先前討論過，是不是在這個階段之後，暫時停下來，就像前兩次一樣，休息一陣子，然後再出發。

大江：我的一個老師說過，生命是單向、單趟的班車，途中雖然承載眾多，卻也時常過站不停，這班車無論開得快開得慢，無論開

了多遠，到終點站的時候，車上只會有你一個人。

Sally：……很有意思的比喻。

大江：我這兩個多月以來……我是說從我上次不舒服開始，我想了很多，也是因為跟妳諮商的關係……我們認識都五年了好像，從一開始我們打電話，一直到現在，很謝謝妳給了我很多幫助，可是真的是上次心絞痛發作，開始去心臟科以後，我才開始讀一些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書……喔，那本《恐懼的原型》還沒還妳。

Sally：沒關係，你留著看，它已經改版了。

大江：我讀完了，忘了問妳，我覺得他說的四種人格類型，我好像都有一點，很多人都會這樣嗎？我不知道我算哪一類。

Sally：沒關係，不需要把自己歸類。

大江：對，把病人歸類是你們的工作……

Sally：我的工作並不是把你歸類……，你覺得你跟不同的人格特徵相似，很好啊，人都有共通性的，你要相信許多不一樣的人也面臨相同的問題和困擾，他們的困擾是一樣的……

大江：妳知道嗎？我有一個老師，不是過站不停的那一個，另一個，他不用「困擾」這個詞，他用「困繞」，「繞」，對，他說這個感覺是被困住了，纏繞住了……

Sally：你的老師都很有趣。

大江：沒有，我從來不覺得他們有趣。奇怪，不知道為什麼，我怎麼最近常常想起這些從來不會想起的事，比方說老師說的話，見鬼了，我連老師的名字都不記得，怎麼會想起他們說的鬼話？

Sally：你可能還會想起更多……，我剛好問一下，你想起老師的話，是聲音嗎？你聽見老師說話的聲音嗎？

大江：……呃……沒有。

Sally：我以為你也能聽見或是辨認出哪個老師的聲音，如果聽得到，也許又會對你造成「困繞」，但說不定經由認出聲音，然後就會想起他的長相，他的穿著打扮，他的名字，他有沒有把你當掉……

大江：辨認出聲音又怎麼樣呢？我第一次諮商就認出妳的聲音，可是妳不承認……

Sally：每次都得……好吧，例行公事嘛……。我不是不承認，我不能承認……在你來找我做諮商之前，我沒有跟你打過電話，你認出的聲音不是我，我不是〇四四九。

大江：妳不是〇四四九……

Sally··我不是。

靜默。

Sally·····我們回到你的老師，你想起說那些鬼話的，是大學老師嗎？

大江··一個大學老師，一個中學老師·····哼哼，我另外還記得我小學二年級老師說的，他說我「出類拔萃」，實際上不是說的，是寫的，學期評語。我拿成績單回家給我媽媽看，我問她出類拔「萃」是什麼意思，我媽一直笑一直笑·····

Sally··(笑)你媽覺得你很可愛。

大江··或許吧，但是後來我知道，她很得意，她說這是一句很好的話，很少有老師用「出類拔萃」當評語的，所以她很得意，非常

得意有一個出類拔萃的兒子。

Sally··表示你真的很優秀，從小。

大江·····那大概就是我畢生的最高評價了·····

(喝水)

大江拿起水壺再倒水，發現沒水了。Sally示意大江可以出去添水。

Sally··還需要水的話·····

大江··不需要·····不用了。(把最後一口飲盡)

Sally··真的不用嗎？·····緩過來了嗎？·····如果你OK，還願意多分享一些，我們就再走一段？我陪你整理好嗎？

大江·····我這兩個禮拜確實很認真地回憶了一些，妳交代的功課我都有做，尤其是想那些無聊能夠分心的事，大概這些無聊的事

都跟往事有關，所以……反正回憶起一些……嗯……妳知道……我也真的重新認識到我自己，真的，有一些很小的事，以為忘掉的事……就是不太可能……

Sally……你以為早就忘了，不可能想起來的某些記憶。

大江：對，而且我認為我們前兩次療程，旅程，能回想的都想過了，都想完了，結果真的還有記憶突然閃出來，而且我自己可以把它連結到現在的我，原來我就是這樣……

Sally：很好，我們聊過從前的自己，小時候的自己跟現在的自己的對照。

大江：沒錯，好像照鏡子一樣……

Sally：照鏡子，很好。

大江：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照的是哈哈鏡，很好笑，變形了，沒有人認得出來，沒有人人在

意……只有自己認得這個可笑的自己。就像我配音，不同案子不同角色，聲音變來變去（變換聲線）……只有我認得出來那些聽起來不一樣的聲音都是我……是我……我……哼哼……呵呵……

Sally……我認得出來……是你。

耳鳴音效。

大江……我知道。

Sally：就算變形，還是認得出自己，說得很好。

能不能舉一個例子？這兩週有沒有（指腦袋）從記憶相簿裡翻到了某一張照片……

大江：不是照片，這次是一段紀錄片，真的很清楚。我其實有想起過這件事情，很久很久以前想到過，後來就忘了，居然最近能想

起來……

Sally···我很想聽你說。

大江···小學大概三四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放學以後，我留在學校玩，跟班上小朋友，我那天帶了一個火柴盒小汽車，橘黃色的，新的，很帥，我媽剛買給我的。我爬到溜滑梯上，拿著小車子，一路好像翻山越嶺一樣，又假裝是太空船飛上飛下的，然後從滑梯上讓它溜下來，我自己跟在後面滑下來去追它，我記得我很開心，玩了好久，一直重複。過了一陣子，有同學喊我去打棒球，我就跑去跟他們玩，其實也不是真打棒球，是用拖把的竹竿打小皮球，就是破掉或是切開來很臭的那種小皮球，可能妳比較年輕不知道。

Sally···我雖然不老，但我玩過那種小皮球。

大江···沒關係，小皮球不是重點，反正我跑去跟他們玩，一直到快要天黑了，大家都要回家了，我也跟著大家陸續離開學校。我還記得我走側門，一出校門，我突然想起來，我的小汽車，我的小汽車還在溜滑梯上，剛才去打棒球的時候，我把它「停」在溜滑梯上的一個地方，一個轉角吧，反正我忘了去拿，我怎麼把它忘了呢？我趕快折返，衝進校園跑向溜滑梯，遠遠的就看到那裡換了一票我不認識的小朋友，大概三四個人在滑梯上玩，我心裡一下子很緊張……

Sally···我懂。

大江···……走近他們一看，就看到有一個小朋友拿著我的小汽車，他們正在玩（狀引擎聲）vroom vroom……他們把我的小汽

車推來推去，丟來丟去，vroom……劈
啪……碰！……我看我全新的小汽車被他
們這樣摔……我說「嘿！那是我的！」他
們沒理我繼續玩，我又說「欸！不要亂
摔！那是我的車！」……他們停下來看著
我……

以下大江回憶中與小朋友們對話，大江用兩隻手，
呈現手指偶戲般，模擬當時爭執場面。

大江：「叫什麼啦？」

「那是我的車，你們是不是在這邊撿到
的？」

「撿到怎樣？」

「是我的，我剛才放在這邊。」

「你說你的就你的喔？」

「真的是我的呀！」

「我們撿到就是我們的！」

「可是真的是我的，是我帶來的，我剛才
一直在這邊玩，後來放在這裡……」

「唬爛！騙肖欸！」

「我沒有騙你們！真的是我的！快還來
啦……還給我！」

「你又沒辦法證明……對呀，你證明
啊！」

「我有它的盒子！」

「拿來呀！拿給我們看啊！」

「……我沒帶……」

「那你就是唬爛啦！」

「我回家拿！」

「不行啦，等你拿來都天黑了。」

「那……我明天拿來給你們看！你們就要

把車子還我！」

「好啊，你明天拿給我們看。」

「好，什麼時候？」

「明天中午，就在這裡。」

「好！明天中午打吃飯鐘以後在這邊見！」

「好哇！」

「好，一言為定！」

……（接著敘述）我跑回家，第一件事就把小汽車的盒子找出來放到書包裡，然後我氣急敗壞地把這件事告訴爸媽，我爸沒說什麼，只說下次要小心，我媽呢，她很……怎麼說，她生氣了，也有一些哀怨，她責怪我說：「那不是你最喜歡的車嗎？那是媽媽買給你的，你怎麼把媽媽送你的玩具搞丟了呢？」我說：「還沒有

丟，明天我帶盒子去證明給他們看，他們就會還給我。」我哥哥聽了以後說：「他們明天不會去啦，你被騙了！」……我哥哥那時候已經上國中了，說話常常比大人還冷酷……

Sally……後來呢？

大江……第二天一早我就開始緊張，我很快把早餐吃完跑到學校，早自習，朝會，上午四節課我根本沒辦法專心。十二點一打鐘，別人搶著拿便當，我抓著小盒子飛奔到溜滑梯，我爬上去，東張西望，望向每一個方向，希望那幾個王八蛋趕快出現，我從來沒有這麼盼望，渴望過。……時間焦急的過去了，一開始，全校都在吃午飯，操場周圍還算安靜，漸漸地，吃完午飯的小朋友都跑到操場上來玩了，溜滑梯

也有很多人搶著玩，大家爬上溜下，嘻嘻鬧鬧，只有我一個人站在溜滑梯上瞭望，跟一座望夫石一樣……。我手裡捏著小汽車的盒子，我看著盒子上那輛車的圖片，我心裡想，等一下小汽車拿回來了，我一定把它裝進盒子裡收好帶回家，再也不帶出來了。然後我越來越害怕他們不來，可是我又不斷告訴自己，他們應該還在吃飯，再等一下就來了，馬上就來了……

靜默。

Sally…他們來了嗎？

大江…妳猜呢？

Sally……我怕猜錯。

大江…妳以前很會猜的……

靜默。

Sally……他們沒有來？

大江……當然沒有來……怎麼會來呢？……

打鐘了，午休的鐘聲，大家都跑回教室了，我終於坐下來，坐在溜滑梯上，我哭了……

大江抱著頭，陷入深深的沮喪，就像當年那個小男孩。靜默。

Sally…這是你第一次說你哭。……我也覺得很委屈……失去心愛的東西，當它被剝奪，變成人家的……

大江：放學回家，盒子還是空的，我告訴爸媽小汽車沒拿回來，爸爸一樣沒說什麼，媽媽

說：「你連心愛的東西都保護不了，長大有什麼出息？」……過了幾天，我媽又給我買了新的火柴盒小汽車，我收到抽屜櫃裡，拆都沒拆……

Sally…為什麼呢？

大江…不喜歡了……

Sally…不再喜歡了嗎？為什麼不喜歡了，有沒有想過……你覺得是為什麼？

大江……知道就好了，幹嘛一定要說呢？

Sally…你現在已經越來越會整理跟分析自己了，我很希望你把你覺察到的，盡可能都說出來……我很想知道，小汽車被人撿走了，跟你後來……

大江…（怒）搶走了！騙走了！……他們是撿到沒錯，但是跟強盜、騙子有什麼兩樣！

Sally…好，被他們搶走、騙走了以後，你的憤

怒、傷心、沮喪這些情緒，跟後來不再喜歡小汽車，你覺得有什麼聯結？是不是某種情緒轉換呢？

大江：這不該是妳告訴我的嗎？

Sally……是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能說出來，也許可以比較有效的從自我審視達到自我療癒，我們都有責任好好照顧我們的感受……

大江：又來了，療癒，哼哼……

Sally…抱歉，我知道你不喜歡「療癒」這個詞，但我真的是這個意思。……如果不再喜歡小汽車代表的是一種害怕，請不要害怕說出來……嗯？

靜默。

大江……害怕失去。

Sally…害怕失去，很好……

大江：我害怕再一次失去我心愛的玩具，我害怕沒能力保護它們，所以當我媽再給我買，我都原封不動地把它們收起來。

Sally…很好，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對？我們都會害怕失去，害怕失去我們擁有的。

大江：我答對了？（諷刺）這一題很簡單嘛。

Sally…那你認為你真的害怕再一次失去你的小汽車嗎？

大江：我不害怕嗎？

Sally…我是說你害怕失去的，真的是小汽車嗎？

大江…不然呢？

Sally…你如果更深地覺察，想想那些……

大江：妳可不可以直接說？請直接告訴我答案，我害怕什麼？

Sally……好，你說你害怕失去，失去心愛的小

汽車，很好，我很認同。但是，更深一層，我認為你害怕失去的，是你媽媽給你的愛。

靜默。隨後大江拿起手機滑動，秀出與母親的對話頁面。

大江：看來我白害怕了……

Sally…你把母親對你的一切，給你的一切，都變成了壓力背在身上，從小背到現在。

大江：每個人都背了很多東西吧……

Sally…應該是，可是有時候你意識不到，沒有辦法覺察在時間過程中或環境改變下自己的狀態。

大江……我回想起這個小汽車事件，其實我最

大的發現是，我從小就不敢做自己。」

Sally···不敢做自己……

大江···我太懦弱了……我應該跟他們幹一架，把我的東西搶回來！

Sally···但是他們人多，你可能打不過他們。

大江···如果跟他們打一架，就算我輸了，我也強悍過，為自己付出過自己，可是我沒有！我光是憤怒不敢出手……我看他們人多我就孬了，我居然還跟他們講理，還跟他們一言九鼎，跟小人論君子，我是白痴！白痴加俗仔！

Sally···……你剛才說你站在溜滑梯上像望夫石一樣，沒錯，你知道我怎麼想的嗎？你望的正是是一群懦夫，他們言而無信，約好了都不敢來，懦弱的是他們。沒拿回小汽車並不可恥，他們才可恥，你很勇敢。

大江···我勇敢？

Sally···你很勇敢。

大江···我勇敢？

Sally···是的。

大江突然又玩起「手指戲」，模擬自己返回溜滑梯向那群孩子追討小汽車。

大江···嘿！那是我的！……那是我的車！你們在這邊撿到的對不對？」

「我們撿到就是我們的……對呀，又沒辦法證明是你的……」

「我說是我的就是我的，你們還不還？」

「你說你的就是……」

「就是我的！禽！拿來！……我說是我的就是我的！還不還……」

「可是我們……」

「你們怎樣！不還是不是……我禽你媽！

不還！欠揍！……幹！你個王八蛋！亂拿別人東西不還，禽你媽！幹恁娘！……
幹！幹！……！」

大江在情境中以指戲扮演著，說著說著，右手的一隻手指頭，模擬攻擊左手的三隻手指，從遊戲演變成暴力動作，一隻手捶擊拍打另一隻手，手臂，甚至至是軀幹。大江失控，已呈現自殘行為，Sally連忙制止。

Sally…好！……好了……夠了！……停下
來……停！

大江遂停止暴力，從狂亂中緩和下來，喘息。

大江……看到了嗎？把他們扁一頓，把東西搶回來，這才叫勇敢。

Sally……你想勇敢給自己看……還是給你媽看？
大江……我勇敢給妳看。

計時器作響，Sally將它按掉。大江又將小玻璃瓶掏出，握在手中。

Sally…（嚴厲）你知道你不應該過度激動！……
我看到你的憤怒，悔恨，還有遺憾，負面情緒能有出口當然很好，但是陷入暴力復仇的快感中可能就不太好了，……你在家重複過這個手指遊戲嗎？

大江…一兩次吧……

Sally…也是跟剛才一樣，這麼……

大江…這麼暴力，狂躁，這麼歇斯底里……

Sally……你會感到亢奮、刺激嗎？

大江：會吧……反正比另一種手指遊戲（作手淫狀）來得亢奮刺激。

Sally……最近有嘗試看A片嗎？

大江：沒有，妳知道的，反正基本上沒反應……

Sally……為什麼不打給我讓我幫你……

耳鳴音效。

大江…（困惑痛苦）啊……

Sally……如果你像以前一樣有服用性功能障礙的藥物，一定要跟你的心臟科醫師說。

大江：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妳性幻想，常常，頻率比以前高很多，先是聽到妳說了一些話，然後……

Sally……嗯，你跟我說過。

大江：我好像愛上妳了……我是說，我好像真的愛上妳了。

Sally：好，知道」。

大江：我都說了，我承認了我愛妳，妳為什麼不承認？

Sally：我沒有什麼要承認的。

大江：我都跟妳說了，妳為什麼不跟我說？

Sally：我不會跟妳說的。

大江：妳愛我可以告訴我。

Sally……我明確地告訴過你，我沒有那個意思。

大江：可是妳明明……妳以前跟我說過的……

Sally：可不可以請你不要再提那個「以前」了，「以前」那個不是我。

大江：是妳不敢承認，妳就是〇四四九。

靜默。Sally收拾東西，很快地將某些情緒壓抑

下來。

Sally.. (平靜而冷淡) 我幾乎每次都提醒你，請你不要過分強調或一再重複我們已經討論過的，你一直耽溺的，那些不存在的事，尤其是關於我的問題。

大江..妳是我的心理師，為什麼不能談關於妳的問題？

Sally..你是我的個案，我希望談的是關於你的問題。

大江..可是妳就是我的問題……

Sally..我不認為……

大江..我滿腦子都是妳的聲音，難道不是問題嗎？

Sally..好，我可以接受在你的感知裡，我是你問題的一部分，但是這個問題不是我造成的。

大江..所以妳就不管了？

Sally..我們這趟旅程一直在處理它不是嗎？

大江..我知道旅程要結束了，妳說下週是最後一次。

Sally..對，本來是這麼計畫的。

大江..妳覺得我被治癒了嗎？還是被「療癒」了呢？

Sally..你覺得呢？

大江..我覺得妳一直在「撩」我的「慾」，我的慾望被妳徹底撩起來了。

Sally..我跟你說過「了」，我沒有。

大江..妳有。

Sally..有的話我就更應該停止。

大江..反正妳就是想結案，想把我甩了。

Sally.....你很清楚，我們一到兩個禮拜晤談一次，這趟旅程今天是第十九次，已經超過半年了，我說過很多遍了，跟前兩次比較短的旅程一樣，我們都會討論你的狀況……而你這兩個多月以來不斷地……不斷地陳述……陳述相同的經驗，相同的

困擾……

大江：困繞，我的老師說的是困繞……

Sally：好，困繞。……那些困著你的繞著你的，

一定有人可以幫你解開，但不一定是我，
我說過我可以幫你介紹比較擅長……適合
你這種……

大江：我這種妄想，躁鬱，幻聽……性功能障礙
的中年思覺失調患者……

Sally：……不要幫自己亂下診斷……我知道你的
狀況，你也都做得很好，幾次旅程下來，
你知道你的問題，我們也不斷的練習，
讓你知道如何跟自己相處，如何看待自
己……一直到這兩個月，你每次都講你打
電話的事……

大江：我講了嗎？我今天有講嗎？

Sally：……沒有。

大江：對呀，我今天沒講耶……你要聽嗎？

Sally：今天時間到了。

大江：可以延長嗎？

Sally：已經超時了。

大江：超時我都有付錢。

Sally：我後面還有約。

大江：約個案還是約男朋友？

Sally：髮型師。

大江：妳都找同一個髮型師嗎？幫妳剪多久了？

Sally：很久了，不知道，十年了可能。

大江：我覺得妳可以換設計師了。

Sally：為什麼要換？

大江：為什麼不換？

Sally：……他幫我剪染都很好，我很喜歡很滿
意，很信任他。

大江：我對妳也很喜歡很滿意很信任，為什麼妳

最近一直暗示我可以換心理師？

Sally……因為我覺得我對你……我是想說不定

別的心理師能夠提供更好的……

大江：那我介紹妳更好的設計師妳換嗎？

Sally：目前不考慮……

大江：如果是蔡依林的設計師呢？

Sally……你怎麼知道我的設計師不是蔡依林的

設計師呢？

大江：我只知道妳不是蔡依林的心理師……

Sally收拾東西，準備離開，她似乎有些懊惱。

Sally：下個禮拜最後一次，我們回去都好好地整

理一下思緒……然後……美好而平靜地結

束這段旅程。

靜默。Sally欲將筆電闔上。

大江……下個禮拜我不會來了。

Sally：噢～

大江：下禮拜我去做繞道手術，來不了……今天就是最後一次，妳可以跟妳的設計師取消，然後跟我結束這個旅程。

Sally……呃……我們不能這樣結案……

大江：我無所謂，反正都要結束的。我想多跟妳聊一下……最後一次。

大江大刺刺坐著，Sally愣住，二人對視，Sally無奈地又把筆電掀開，將錄音筆按停，然後抓起手機往外走。

Sally：好……我去打電話取消，然後問櫃臺這間

等一下有沒有人[booking]……

大江……我去一下洗手間，那妳…… (Sally 離開)
妳的設計師可以去忙[olin]……

沒等大江說完，Sally 離開診間，門關得有點重。
隨後大江起身離開。第一幕結束。

ACT 2

大江先回到診間裡，手上拿著兩杯有杯耳的塑膠防燙杯套內承紙杯，插著一根攪拌棒，看來是杯咖啡。他放了一杯在Sally的筆電旁，回到沙發，啜了一口咖啡，放到矮几上，拿起手機發送語音訊息。

大江：（對手機）媽，我還在錄音室，今天客戶

要求比較多，妳不用幫我留晚飯，如果太晚今天就不回去了，或者……再說吧。

大江若有所思，片刻間，他留意到Sally的筆電螢幕是開著的，他走向筆電，查看並試著操作。很顯然，先前的程式介面還留著，大江點了幾下，自己的聲音又播放出來。

S.E.：殺人誅心，心亡人亡。謀略電競頂流，至霸Online。亡心衝擊波！

大江接連點選檔案，傳出了不同廣告片段的聲音，都是大江的配音，而多半沒有放完，有的很快被大江切掉，再播放另一個。

S.E.：發現心靈的自由，超乎你的……（切斷）

大江：超乎你媽啦……

S.E.……極致工藝，精心醇釀，格蘭納瓦單一純麥威士忌。

S.E.……人生難免有困境，勇敢求救的人並非弱者，請再給自己一個機會。生命線一九九五，安心專線一九二五，張老師……（切斷）

S.E.：投資人必修心法！如何在市場波動中……

（切斷）

大江：哼哼，這個也有……

S.E.：世界愈亂，心，則淨……。

S.E.（男聲）我想聽妳的聲音只能找妳講話……如果哪天我找不到妳了怎麼辦……

聽到這段略嫌模糊的聲音，大江似乎有些驚訝或懷疑，他加大了音量，好奇地重複播放。

S.E.……（男聲）妳隨處都可以聽見我的聲音，可我想聽妳的聲音只能找妳講話……如果哪天我找不到妳了怎麼辦……（女聲）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男聲）我會的……（重播，女聲）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重播，女聲）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

大江停止播放，緩緩將筆電螢幕蓋上。他稍有煩躁，踱著步思索著，隨後從小書包裡拿出一個塑膠小藥盒，取出一粒藥錠，就咖啡吞下。門開了，Sally拿著兩杯便利商店咖啡進來，放了一杯在矮几上。

Sally：我就想你會不會已經去倒咖啡了，我跟你說過，診所的咖啡豆都放很久了（看見電

腦旁已放了一杯)……呵，你也幫我……
謝謝。

大江：沒關係我喝不出來……妳請我喝的嗎？

Sally：嗯，不用客氣。

大江：沒有違反醫病關係還是倫理什麼的嗎？

Sally：……我剛剛排隊買咖啡，在我前面有三個人，所以我有很多時間想，我到底該不該也幫你買一杯，排到我了，我說一杯中熱美，店員說要不要多買一杯，第二杯半價。今天最後一天，所以我就買了兩杯。

大江：原來是因為半價才請我喝。

Sally：不是，是因為今天最後一天……

靜默。Sally坐下，按下錄音筆，直視著大江，大江撇開眼神，嘲弄似地笑了幾聲。

大江：……哼哼……呵呵呵……

Sally：我沒有準備今天就結案……是你突然……

大江：……我不想再花一個禮拜準備……

Sally：我們已經提前準備了，我從前幾次就不斷提醒我們要面對結案了。我知道你會有分離焦慮，我們都知道旅程結束的那種悵然若失，可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旅程中的風景，裡面一定有讓我們堅強的能量，讓我們往前走的勇氣……

大江：妳在安慰一個失戀的人嗎？說得好像妳在跟我分手。

Sally：不是，好……是有點像，人際關係或者各種關係……對人，對寵物，對工作，住了很久的房子，或聽一首歌看一部電影，都有結束的時候，一段關係的結束是另一段關係的開始（大江喝自己倒的咖啡）……

一杯咖啡喝完了，可是還有餘味……

大江：對，放了很久的味道（一飲而盡）。

Sally：我們以前也在預期中完成過兩次旅程，結案很順利，我想知道你對這次旅程的結束有什麼……

大江：（不耐）拜託妳能不能不要一直旅程旅程旅程……？很噁心！我是來做心理諮商「療程」的，我是病人，不是品嚐一杯手沖咖啡就能感悟生命旅程的文青！

面對大江突然地躁怒，Sally壓制住情緒，盡量表現得專業而冷靜。

Sally：如果你還有什麼想分享的，請把握時間盡量說，我就當一個傾聽者，但我可能不會做出任何處遇，也不會有具體的建議，因

為我們本來設定的幾個目標，在前幾次都已經陸續達成了，今天延伸出來的問題，只是原本問題的延伸，所以對於現在你要說的，我不做心理衡鑑和評估，也不會寫在結案紀錄裡。至於往後還有沒有必要展開另一段諮商「療程」，就我諮商心理師的專業立場，不建議個案當事人重複回歸到習慣性排斥的「療程」裡，而應當另外尋求不同的、適當的諮商或臨床診治「療程」。

大江……就是說隨便我愛說什麼都可以，反正妳不管了。

Sally：我不是那個意思，如果你要這麼想，我也尊重你。

大江……我們不會再見面了，對吧？

Sally：短時間內應該不會。

大江：看起來我要把握機會多說一點了……

Sally：請說。

靜默。大江起身走到窗邊，他望向窗外。

大江：快天黑了……

大江開窗，馬路上的噪音流瀉進來，聲音超現實由小至大，他把頭探出窗外，似喊似唱了幾句聽不清楚字眼的旋律，稍頃，他把窗關上，噪音靜除，他開始玩著百葉簾，一會兒放下一會兒拉起，時開時闔。

Sally……我去找我的設計師還來得及。

大江……妳覺得我狀況好嗎？

Sally……你覺得你狀況不好嗎？

大江：最近常常做同樣的噩夢，我不知道這種狀況好還是不好？

Sally……我覺得你不要多想，平心靜氣地去做手術，然後把身體調養好。

大江：醫生說我必須直接做繞道手術，他說我的情況比較複雜，挺危險的……我記不清楚也不太懂，反正想保命就一定要做，但執行手術很可能會造成血壓上衝，有腦中風的風險。

Sally：機率很大嗎？

大江：他說不小。

Sally：但是你必须動手手術，而且已經決定了。

大江：沒錯，但不是我決定，是醫生決定的。

Sally：醫生決定，你同意的。

大江：我能不同意嗎？……同意了又怎麼樣呢？到時候我不報到住院，醫生也不會拘提

我，醫院又不是法院。

Sally…你是說你不想做手術？……你還是害怕嗎？
你可以說出來。

大江……我說了我不害怕手術，只是這個手術意義不大。

Sally…怎麼這麼說呢？繞道手術成功率可能有百分之九十吧……

大江…如果我的中風機率也可能是百分之九十呢？

Sally…說不定沒這麼高啊？

大江…就算沒那麼高，哪怕只有一半機率，我都承受不起。

Sally…能活下去最重要吧？保命要緊。

大江…我還不到五十歲，我不想後半輩子都在復健，而且妳知道中風會損害語言功能……
那我就是個廢人了。

Sally…不要這樣說。

大江…那我要怎麼說？除了對著麥克風說話我什麼都不會，我現在為了保命去動手術，就是自廢武功，我是吃開口飯的，靠這張嘴吃飯，如果手術後中風連說話都困難，我的嘴真的就只能吃飯了，妳懂嗎？

Sally……你的嘴還可以吻我……

耳鳴音效。

大江：媽的！（很重地深呼吸）……我送妳的花……

Sally…怎麼了？

大江：我每次來找妳，出捷運站六號出口，有一個坐輪椅的身障朋友，賣刮刮樂、口香糖、面紙、抹布……還賣花，我都是跟

他買的花，他總是笑容滿面。我想如果

我中風了，不能錄音了，可能要像他一樣，在某一個捷運站出口……我一定要買一輛頂級的電動輪椅，但是我可能笑不出來……。我入行已經二十多年了，九〇年代我師父一個月賺多少錢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他已經是臺灣最頂尖的配音員了，他一個月可以賺三十萬，光配音喔，三十萬，你能想像嗎？我以為我選對行業了……我師父跟我說「你有天分，好好幹，將來像我一樣一字千金」……結果他五十歲就走了，我有可能超越我師父，我說的不是收入……我沒趕上黃金時代，現在一個月最多十萬塊出頭，差遠了。可是我還不到五十，可能隨時會走，比我師父厲害，哼哼……我以前怎麼不拚命多配一

點多存一點……

Sally……我不了解你的行業，可是你的收入跟大多數人比起來是很高的……發現健康出問題肯定會擔憂，但是一定要積極治療，照你那樣想，如果前幾年就把命拚掉了呢？

大江：現在連拚的機會都沒了，可是命也快送掉了。

Sally：這些想法……你先前都沒跟我說？

大江：拖到最後才說，至少還是說了，我有進步。……妳都不好奇我的噩夢嗎？

Sally：察覺不對勁，疑惑。

Sally：對不起，你是故意的嗎？

大江：故意什麼？

Sally···故意讓我覺得你還有一些問題我們沒解決，讓我覺得不應該告一段落。

大江···是你說的，今天延伸出來的問題，只是原本問題的延伸，我無所謂。

Sally···我沒想到今天你是拿這種態度面對，我們之前做了很多的……我很遺憾。

大江···找不到可以安慰我鼓勵我的話了嗎？妳是不是很擔心我？放不下我？

Sally···……我有我的責任跟義務，心理諮商也是一種承擔。

大江···責任跟義務……沒有感情嗎？一點愛都沒有嗎？

Sally···感情可以有很多種……我必須要提醒你，我跟你不是情侶，沒有戀情，沒有愛情。

大江···……那以後會不會有呢？我是說在我們結束心理諮商，結束了我們現在的關係以

後……妳會承認嗎？

Sally···如果你說的是要我承認我是〇四四九，要我承認我愛你……我沒有辦法……很抱歉。

大江···所以真的要分開了……結束了……

Sally···如果你說的是諮商關係的話，恐怕是的。

大江···……妳隨處都可以聽見我的聲音，可我想聽妳的聲音只能找妳講話……如果哪天我找不到妳了怎麼辦……？

Sally聽到大江突如其來的一問，愣了一下。

Sally···……這一題你以前好像問過。

大江···是嗎？

Sally···應該是。

大江···那妳怎麼回答我的？

Sally……我不記得了……

大江……記在心裡呀。

Sally……什麼？

大江……「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你是這樣

回答我的。

Sally……是嗎？

大江……應該是。（指指桌上Sally的筆電）

Sally這才留意到筆電有些異狀，驚訝地責問。

Sally……你動我的電腦！

大江……我照妳說的做了，我把妳的聲音記在心裡了，現在我滿腦子都是妳的聲音，甩都甩不掉了。

Sally……（查看電腦）你還開了什麼檔案？有打開其他個案的檔案嗎？

大江……沒有。

Sally……你不可以這樣！

大江……妳記錄我們的對話，我說的話我不能聽嗎？

Sally……沒經過我同意不可以動我的東西，這是基本尊重！

大江……妳被我激怒了？就是所謂的反移情作用嗎？

Sally……請你不要搬弄你那些似是而非的知識嘲弄我！

大江……請問妳為什麼要把那幾句話剪下來？

單存一個檔？

Sally……這段對話很重要……

大江……對誰重要？

Sally……對你對我都重要……這段話說明了你的……

大江……不對，這段話證明了妳不願意承認的！

Sally有些難過，她努力地調整思緒，理性陳述。

Sally……我真的以為我們兩個合作得很不錯，關係良好，無話不談，互相信任……我很珍惜，真的。你分享生命中的點點滴滴，有些是塵封在記憶裡不願意面對的，但是你越來越勇敢地檢視它們，重建自己，我們必須接受的是，已經發生的事不會改變，而且已經過去了。你開始來找我諮商的時候，已經在接受精神科治療了，當時我不認為你是一般的精神官能症患者，我們確定要往心理諮商方向做嘗試，然後確立了我們的工作方式，而我也明確地告訴你，我們要一起規畫「旅程」，我們都是遊客也都是導遊，彼此帶領探索。然後經過你的同意，我開始錄音，每一次晤談幾乎都做聲音記錄，我會建好檔案，就像我其他個案一樣，我跟你形容那是我

們的「遊記」，你想要的話我隨時可以把音檔給你重聽，除了我的「督導」偶爾會依據這些錄音內容，輔導我也給我一些專業建議之外，不會有其他人聽見。我要說的是，那幾句對話，是我的督導標示給我的……他提醒我，必須注意……不能給你曖昧不明的訊息，讓你誤會我在對你暗示……或是挑逗，或是……

大江：「療慾」！

Sally：對，不可以讓你以為我在撩你的慾。所以我把那段話剪下來，提醒自己以後諮商時不要有不恰當的回應。

大江：如果你對我沒有意思的話，幹嘛要提醒自己？
Sally……不是……不是提醒我不要對你動情，是提醒自己專業上應有的態度，對誰都一樣。

大江：我也有我的專業態度……我的生命很多時

候都浪費在錄音間裡說話，說的都不是自己的話，全部都是別人要我說的話，一遍又一遍，說到業主滿意為止。配完音，我的聲音會在廣播、電視、電影、網路各種媒體上播放，妳以為大家都聽我說話嗎？才怪！……我不是害怕做自己，我根本沒有自己，大家都聽見我的聲音，可是沒有人知道這個聲音是誰，我是誰……

Sally：我認得出來……是你……

大江：我知道……我也認出妳的聲音，可是那又怎麼樣呢？我們認識這個世界，但世界屬於我們嗎？

Sally：或許我們也可以想一想，我們屬於這個世界嗎？

大江：我不知道……我媽她說我們不是屬世的，

我們是屬神的。

Sally：你覺得呢？

大江：我跟我媽說屬神的人不必在意自己姓什麼，這麼在意的話，應該改姓亞伯拉罕。

Sally：你媽應該很生氣吧？

大江：我媽說她去問問戶政事務所。

二人都笑了，隨著靜默了下來。

Sally：你一直說我不承認，然而你有沒有不想承認或無法承認的事呢？

大江：有啊……有好幾個我配音的爛作品我不想承認，好多犯過的錯我不想承認，紅燈右轉被開單不想承認，不想承認小時候在金石堂偷卡帶，不想承認考試作弊，不想承認性無能，不想承認投資失敗，不想承認

投票給一個渾蛋……

Sally..你發現了嗎？人不願承認的事，有一半是已經發生，存在的事實，而這些事情讓自己後悔，或感到羞恥。

大江..另一半呢？

Sally..另一半是沒有發生，不存在，卻被套在自身上的事。

大江..妳是想告訴我妳覺得曾經做過色情電話很後悔，很可恥，所以不承認？還是妳沒有做過，卻被我指鹿為馬才不承認？

Sally..我是後者，我說我不是○四四九，可是你不接受也不相信。

大江..可是妳剪下來的那段話是我跟○四四九在電話裡講的……

Sally..不是的，那是我們兩個人某一次晤談的內容，就在這個房間裡的對話，我可以查到

日期紀錄，也可以把當天完整的錄音寄給你，是你記錯了。或者，你知道這是我跟我的對話，可是你硬是要把它代入你跟○四四九的對話當中，滿足你某些情感或填補某些遺憾。還有一種可能……你跟○四四九曾經有過同樣的對話，如果○四四九真的存在的話。

大江..妳的重點就是○四四九是我幻想出來的。

Sally..不是不可能，這種症狀並不罕見。

大江..我承認我思覺失調精神有問題，但是我跟○四四九聊了快一個暑假，是千真萬確的。

Sally..是的，你告訴過我好多次，你記得非常清楚……二〇一四年七月的某一天，你去臺中參加朋友的新錄音室開張party，當晚住在永豐棧麗緻酒店，晚上睡不著……

大江：我滑開手機，刪除垃圾郵件和訊息，看到
了幾個色情電話簡訊，我很久以前曾經打
過，都是想找人講話的時候，就像感到寂
寞無聊的此刻……

大江說著，拿起手機撥號，情境變化至當晚，手機
擴音傳出電話系統聲響。

S.E.……嗨，歡迎來到異想情緣祕境，讓我們
開啟一段充滿浪漫幻想的旅程……請輸入
四位數編號，若無指定編號，系統將自動
為您配對……

以下Sally與大江的對白為超現實呈現，他們同時
表現大江記憶中彼時電話裡的交談以及此刻診間
裡的對談。Sally單以說話語音表現電話中的○

四四九，說話時聲音表情豐富，而身姿態則基本
保持穩定無動態，她直視大江，一如診間裡冷靜聆
聽並審視病人的自己。

Sally.. (彼時，○四四九) 喂……

大江……喂……

Sally.. 你好，怎麼稱呼？

大江.. 我叫大江。

Sally.. 大江東去的大江嗎？

大江.. 對。

Sally.. 哦……大江，很有詩意喔。

大江.. 什麼詩意，就是綽號嘛……

Sally.. 你自己取的呀？

大江……小學同學取的，我姓江嘛，小時候個
頭比較大，就一直被叫大江了，很好記
嘛。

Sally……大江葛格（哥哥），有沒有人說你的聲音很好聽？

大江·嗯……應該還好吧。

Sally·欸？我好像聽過你的聲音耶……

大江·不會吧，有嗎？

Sally……你是配音員！

大江·嘎？

Sally·（興奮）你是不是配音員？配過很多廣告

對不對？

大江·呃……可能吧……

Sally·那個……等一下，最近那個什麼……「世

界愈亂，心，則淨。」是不是你？

大江·你真的聽出來了？

Sally·真的是你？

大江……是我配的沒錯。

Sally·（更興奮）我就說吧！真的是你的聲音！

還有那個什麼……唉呀反正你配好多，我都知道！天哪……偶像！你聲音好好聽喔……

大江·妳才跟我說幾句話就能認出我的聲音？

Sally·你聲音超好認的好嗎？

大江·是嗎？

Sally·我本來就很喜歡你的聲音……真的呀，我對聲音很敏感。

大江·妳喜歡我的……

Sally·好開心喔，居然可以接到你的電話！聽到你聲音就……興奮！

大江……呵呵……妳……

Sally·害羞囉……哈哈……真可愛……

大江·（此刻）她在第一時間認出我的聲音。

Sally·（此刻）就像你第一次找我諮商時我認出你的聲音，而同時你把我的聲音認作是她。

大江：（彼時）那我怎麼稱呼妳？

Sally：（〇四四九）嗯？

大江：妳叫什麼？

Sally：我叫春。

大江：嘎？

Sally：我單名一個春，我叫春啊。

大江：呵呵……那您貴姓啊？

Sally：姓焦（性交）。

大江：嘎？

Sally：你問我姓什麼，焦，姓焦，敝姓焦，哈哈……

大江：喔，孟不離焦的焦。

Sally：不是，是焦糖瑪奇朵的焦……呵呵……

大江：哈哈……姓焦叫春的焦春小姐，再瞎掰嘛，你到底叫什麼呀？

Sally：叫我什麼都好，baby、honey、你前女友的名字，你暗戀對象的名字，還是你喜

歡的AV女優都可以，我都可以配合唷。

大江：我運氣也太好了，久久才打一次，系統居然給我配到妳這種奇葩。

Sally：要有自己的特色呀，這樣才容易被記住。

大江：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Sally：是不是？喜歡我的話記得下次打進來不要等系統配對，直接輸入〇四四九找我唷。

大江：〇四四九？妳怎麼會選這種號碼？

Sally：不是我選的，亂碼排的，幹嘛，這號碼怎麼了？

大江：〇八〇六四四九……聽過嗎？

Sally：……什麼啦？

大江：〇八〇六四四九，（臺語）恁爸飲尿簌簌叫。

Sally：哈哈……什麼鬼啦？

大江：妳太年輕了沒聽過，那是我們小時候亂開

玩笑罵人的話。

Sally···你幾歲？

大江···四十三。

Sally···沒多老嘛。

大江···比妳老多了吧。

Sally···那你猜我幾歲？

大江···嗯……二十一、二吧？

Sally···不要被我的聲音騙囉，呵呵……哪有那麼

年輕，葛格喜歡小美眉（妹妹）喔……

大江···還葛格咧，大叔了我。

Sally···呵呵……好，大江鼠孰（叔叔）……我問

你喔，這是你第一次打色情電話嗎？

大江···不是啊。

Sally···以前有打過哦……

大江···有啊。

Sally···那你多久會打一次？

大江···嗯……不知道……

Sally···大概呢？

大江···算不出來。

Sally···那你上次打是什麼時候？

大江···……可能一年多兩年了吧。

Sally···這麼久囉……那你打一次平均大概多長時間？

大江···沒算過……一個小時吧。

Sally···那通常會在什麼時段打呢？一，晚上六點

到九點；二，晚上九點到十二點；三，午

夜以後……

大江···欸欸欸……請問妳在做問卷調查嗎？

Sally···哈哈……被發現了，沒錯，這真的是一份問卷！

份問卷！

大江···妳是在開玩笑嗎？妳真的太優秀了，妳是

個人才呀！

Sally···不要笑我嘛，人家很認真耶。

大江：妳這樣不太專業喔。

Sally：我是兼職啊，這個本來就不是我的專業嘛。

大江：那妳的專業是什麼？

Sally：我是研究生，在寫論文。

大江：哇賽，色情電話業界的傑出代表！妳真的是……出類拔萃！

Sally：真的啦，你不要笑人家啦……

大江：妳念什麼研究所？

Sally：教育心理諮商。

大江：（不可置信）真的假的呀？

Sally：真的呀，我幹嘛騙你，我做問卷調查就是為了我的論文。

大江：噯？妳的論文是寫色情電話的研究嗎？

Sally：嗯，其中一部分是的，主要是寫性幻想和次文化社交媒介，從中探討性偏差心理的削減與填補，並歸納剖析有其行為者之人

格特質。

大江：（無言以對）……哇靠……妳……我真的是……

Sally：怎麼樣，不懂ㄟ吧？

大江：呃……不懂……我真的不懂我為什麼會在半夜打這麼貴的電話，跟一個奇葩研究生探討心理學……

Sally：（大笑）哈哈哈哈……是認知心理學！

大江：（此刻）我不敢相信……我知道很多接電話小姐都有不同「人設」，空姐、護士、幼稚園老師……可從來沒聽過心理所研究生……但是在幫她做完二十多題的問卷之後我就不懷疑了，她一題接著一題問，絕不可能是臨時瞎編的，而且她的問題設計得太專業，以至於我無法懷疑這個荒謬情境的真實性。

Sally.. (此刻) 她告訴你為了寫論文才兼差電話交友，為的是做田野調查，與打色情電話的人實際交流訪談，還能順便賺一點工讀費，然後你問她論文完成後要做什么？

大江：她說拿到學位之後要去實習，一年後實習完畢就要參加國考，考諮商心理師。

Sally.. (〇四四九) 對呀，我念大學的時候到處打工到處玩，後來我想我不能再這樣混下去了，才決定去念研究所，因為諮商師國考一定要碩士才能考。

大江：所以妳前幾年就確定要做諮商師？

Sally.. 要做也得先考上啊，以後執業還有很多眉角（臺語：鈍角），這個行業蠻不容易的。

大江：我不知道……各行各業都不好混……

Sally.. 我覺得我最近在家接電話，也是在做心理

諮商。

大江：怎麼說？

Sally.. 大家以為打電話來的人都是想滿足幻想，想洩慾，當然有，但是大部分打來的只是想找人說話，有的人會聊一大堆生活上工作上的事，各種的困難，困惑……

大江：妳覺得我呢？

Sally.. 你呀……你一定是孤單寂寞覺得冷……我猜對了嗎？

大江：（此刻）也許她猜對了……我們通話越來越頻繁，我幾乎每晚都會打給她，愈聊愈……愉快。

Sally.. (〇四四九) ……再怎麼習慣孤單的人，有時候也會想找人說說話的……

大江：我本來是的，現在不是了。

Sally.. 那現在呢？

大江：好像只是為了找你說話。

Sally：只是想找我說話嗎……？

大江：不然呢？

Sally：……除了說話，沒有想過別的嗎？

大江：我不知道……

Sally：都沒想過嗎……嗯？

大江：可能有吧……

Sally：想什麼？

大江：想……

Sally：想壞壞嗎……？

大江：我想壞也壞不起來。

Sally：是壞不起來……還是壞掉起不來？

大江：……對，妳怎麼知道？

Sally：……嘎？我亂說的呀，哈哈……說中囉？

大江：對呀，就是……生病嘛。

Sally：你真的那個啦？

大江：對……不舉，陽痿。

Sally：現在我們通常會說性功能障礙。

大江：我知道，我習慣說大白話。

Sally：其實你心理算很健康的耶，也不避諱，很多男人在電話裡只會不斷重複他多大多硬，其實都是很自卑的人。……幾歲的時候開始的呀？

大江：三十六左右。

Sally：那你從有「障礙」開始到現在有女朋友嗎？

大江：沒有。

Sally：那你上一個女朋友是什麼時候分的？

大江：欸……妳又在做問卷了嗎？

Sally：哈哈……沒有啦，我只是想知道你單身多久了。

大江：很久了。

Sally：我很好奇，你可以多說一點嗎？

大江：好奇什麼？

Sally：你會想嗎？

大江：（此刻）她問得很好，我會想嗎？

Sally：（〇四四九）你不想嗎？

大江：想，但是做不到，想它幹嘛……

Sally：（此刻）然而每次聊天都會觸及這個話題，

你說她總是非常盡責地「撩慾」你。

大江：她的言談、反應，尤其是她的聲音……

Sally：（〇四四九）那你覺得我的聲音好聽嗎？

大江：非常好聽。

Sally：好聽到什麼程度呀？

大江：一聽到妳聲音就會興奮……嗯……

Sally：怎麼興奮啊？

大江：有反應……

Sally：這樣啊……是生理反應嗎？

大江：……應該是心理反應吧……嗯……

Sally：（魅惑）我覺得其實你的生理反應可以比

心理反應更大……你在做什麼……

大江：啊……

Sally：跟我說，你現在……在做什麼……

大江：……我在檢查我有沒有生理反應……

Sally：告訴我，喜歡我的聲音嗎？

大江：非常喜歡。

Sally：聽我的聲音……會有分泌物流出來嗎？

大江：啊……什麼？

Sally：你會……流耳油嗎？……哈哈……

大江：……妳真是……哈哈……

Sally：偷偷跟你說，我聽你的聲音……水會流出

來唷……

大江：嘎？

Sally：流……口水……哈哈哈哈哈……

大江：我靠！哈哈……！

Sally···（此刻）她常常這樣挑逗你，戲弄你，而你也樂此不疲。

大江···她說這裡的語境就是開各種玩笑各種黃腔，這就是情慾的出口，友誼的橋梁。

Sally···而你就在與她的通話之間找出口，搭橋梁。

大江···我愈來愈享受這種感覺。

Sally···（〇四四九）你知道嗎，我最近在網上找以前的配音作品。

大江···什麼？

Sally···你配的廣告呀，韓劇、日劇、電影……

大江···找那些幹嘛呀？

Sally···聽你的聲音啊。

大江···有那麼好聽嗎？聽不夠啊？

Sally···雖然都是你的聲音，但是都不一樣啊。你知道我喜歡你的聲音嘛，慢慢尋找你的聲音很有趣，很驚喜。

大江···尋找我的聲音……

Sally···對呀，向你學習呀，我也算是聲音工作者嘛。

大江···呵呵……真的，妳確實也在「賣聲」，而且以秒計費很貴。

Sally···你配廣告不也是以秒計費嗎？跟你說買點數比較便宜你自己不買，而且我們賣聲能抽的很少好嗎？都是系統業者在賺。

大江···好好好……我知道妳接電話很辛苦。那妳在網上找，不管是什麼，我配的妳都聽得出來？

Sally···當然聽得出來。

大江···那妳有找到我配的三級片嗎？

Sally···你配過三級片？哪一部？

大江···妳自己找吧，哼哼……

Sally···欸，我覺得我也可以配耶，有機會帶我去試試看好不好，你知道我很會叫的……

(故作地呻吟) 啊……嗯哼……喔……

大江：哈，現在沒有三級片了……好了好了，妳很有天賦。

Sally：（繼續呻吟著說）……謝謝大江老師的鼓勵……我會努力……做一個優秀的……聲音工作者……嗯哼……

大江：（模仿她呻吟）妳是一個優秀的……呻吟工作者……哈哈……

Sally：哈哈……你是呻吟前輩，哈哈……

大江：我也配過國家地理頻道跟Discovery好嗎？

Sally：哪一集？關於什麼主題？

大江：很多呀，我最喜歡的一個系列是講地球暖化，冰山很快就要消失了。

Sally：（挑逗）那火山什麼時候才會噴發呢……啊哼……快噴發……

大江：噢……妳真的很會……呵呵……

Sally：哈哈……對了，都沒聽過你唱歌，你的聲音唱歌一定很好聽。

大江：還好吧。

Sally：唱給我聽好不好？

大江：噯？不要啦……

Sally：為我唱一首歌嘛……（撒嬌）好不好嘛你唱嘛……好啦唱啦……

大江：唉呀……隨便唱什麼都可以？

Sally：想唱什麼都可以，但不能隨便唱，要好唱。

大江：現在呀？

Sally：快點不要浪費時間啦！以秒計費！

大江：唉……（唱）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

Sally：（不禁失笑）呵呵……哈哈……對不起……

大江：不好聽嗎？

Sally·····不是……不是不好聽，只是沒想到你這麼老派！

大江·····怕了吧？從小聽我媽唱，哼哼……（續唱）

我不管天多麼高，更不管地多麼厚，只要有
你伴著我，我的命便為你而活。如果沒有
你，日子怎麼過，你快靠近我，一同建起

「性」生活……呵呵呵……

Sally·····哈哈哈哈哈……！

大江·····（此刻）我越來越放得開，跟她天南地北
的漫談，肆無忌憚的玩笑。

Sally·····你從無聊，到無所不聊，她讓你放鬆，讓
你依賴。

大江·····有一天，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Sally·····你當天工作很累，心情很down，夜裡打給
○四四九。

大江·····（彼時）……真的不想配連續劇了，卡通

也是，配音費多久都不漲了，現在還加量
不加價，好累，太辛苦了……

Sally·····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

大江·····哼哼……就是無法安息才找妳的。

Sally·····無法安息，那稍作喘息好了？

大江·····（喘息著說）好……我……啊……呵……
為什麼要……喘息……（頹喪）抱歉我連
嘴砲都打不動了……

Sally·····聽得出來你真的很疲憊，很沮喪……你不
想說話就不要說了，聽我說就好。

大江·····好……

Sally·····（溫柔感性地誦讀）在夜的深處，你的聲
音輕輕蕩漾，滲透了寂寞，撩動我的心
波。我沉醉在你的音律間，無法自拔。我
聆聽你的聲音，我聆聽愛的每一刻，我聽

見時光在你語間停駐，化作無形的記憶，
即便是每一聲喘息。……我唸得好聽嗎？

大江……很好聽，真的很好聽。

Sally…我下午讀到的。

大江…我以為是你寫的。

Sally…你希望是我寫給你的？會不會愛上我了？

大江…我才擔心妳愛上我咧……

Sally…擔心也沒用，我已經愛上你了。

大江…啊……妳愛的只是我的聲音吧？

Sally…可是我想要的不只是你的聲音……

大江……我勃起了！

舞臺上聲色光影變化，迅速將情境捲到一種奇幻迷離狂亂的異色氛圍。此段落務以強調「聽覺」為主，燈光幾乎降至最低能見度，音樂詭異激烈而浪漫，呻吟喘息聲與耳鳴音效夾雜，將兩人的淫詞浪

語模糊掉，但完全聽得出他們火熱的激情。而臺上
二人文風不動彼此注視著。

S.E. (Sally) ………好硬……**脹得好大……

想要我***快**給我……

我的***快一點……不行了……

我正在***快把***進

來……啊……好棒……快**我……**

**……！

S.E. (大江) ………啊……喔……好想***

這裡……想要給

妳……**好不好……我**把妳**

……快點……對……好乖……

給妳……再叫***都給妳……**

啊………！

慾海洶湧的聲音漸弱，燈光漸明亮，回到正常診間狀態。

大江：（此刻）我們的聲音透過4G傳輸，將強烈的慾念灌進對方的耳朵，聲波、脈衝、腦波、心跳……

Sally：你們的聲音糾纏，代替身體交會在一起，你說你從來沒有體會過那種快感，只有她能夠帶給你的快感。

大江：我確定我只對她有反應，正確的說法是只對她的聲音有反應，為了證明我的感覺，我也打其他號碼，找不同的女生瞎聊，聲交，空愛，打嘴砲，我感覺很不好……

Sally：你說與別的女人聲音交流，你感到噁心，完全沒有〇四四九帶給你的歡快，你只能在〇四四九的聲音裡找到滿足。

大江：〇四四九豐富了我的情、慾、愛……

Sally：而你稱之為愛。

大江：是的我戀愛了……我愛上她了。

Sally：你居然愛上她了。

大江：（彼時）我不敢相信我愛上妳了……

Sally：就像不敢相信我也愛上你一樣嗎？

大江：妳隨處都可以聽見我的聲音，可我想聽妳的聲音只能找妳講話……如果哪天我找不到妳了怎麼辦……

Sally：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

大江：不公平。

Sally：記不住嗎？

大江：不但記住了，而且忘不了。

Sally：（唱）忘不了，忘不了……

大江：嘿，我不是在開玩笑。

Sally：我唱歌也不是開玩笑。

大江：不是玩笑那是什麼？

Sally：詛咒，我詛咒你永遠忘不掉我的聲音。

大江：妳的詛咒很甜蜜嘛……

Sally：不可怕嗎？記在心裡忘不掉喔，哈哈……

大江：（此刻）後來，我才感到可怕。

Sally：毫無預警的，某一天，她不見了。

大江：我打進系統輸入〇四四九，系統說「您輸入的號碼有誤，請重新輸入」，我重新輸入，還是號碼有誤，重新輸入，號碼有誤……

Sally：你慌了，不斷重複輸入，得到的是系統同樣冰冷的回應，你意識到，〇四四九不在了。

大江：我無法接受她平白無故的消失，我瘋狂地尋找，我打遍了所有找得到的色情電話號碼，再也找不到〇四四九……而她的詛咒

成真了，我痛苦了四年，直到我遇見妳，我又一次親耳聽見她的聲音。

靜默。

Sally：我又陪你把你獨特的異色羅曼史整理了一遍。

大江：我們也曾經那樣彼此陪伴……

Sally：你們。

大江：好，妳不想提曾經……那現在的我們呢？

Sally：請不要拿現在的我們跟曾經的你們做比較，也不要拿我跟〇四四九相提並論！

大江：我只是表達我對她和對妳的感覺。

Sally：站在我專業的立場，我不能輕視更不能否定你對她的感覺。

大江：那除去妳的專業立場，妳就可以否定我對妳的感覺嗎？

Sally：我跟你解釋過，你對我的感覺是你對她的感覺的錯置。

大江：我不能解釋我的感覺？妳才能解釋我的感覺，我的感覺是錯的！妳的解釋是對的！

Sally：我很遺憾……我們今天不應該加時的……

大江：又找不到可以安慰我鼓勵我的話了？這樣很好，今天就結束不必拖到下週，只是很抱歉耽誤妳做頭髮。

Sally：我知道你害怕以後見不到我，但是又好像很勇敢地決定在今天結束……這樣你以後就不想我了嗎……

耳鳴音效。

Sally……我會想你，一想到你的聲音我就會興奮……

耳鳴音效持續。

大江：（痛苦地）啊……這算勇敢嗎？一直享受相同的噩夢很勇敢嗎……

Sally：什麼噩夢？

大江：妳知道嗎？

Sally：你從來沒有跟我說過。

大江：我可以跟妳說……我也想在今天結束我們的旅程，看看我的噩夢會不會結束。

Sally：你的意思是我們每一次晤談對你來說都是噩夢，是嗎？

大江：有點像，但不是。我的噩夢是……我夢見我來這裡跟妳晤談……

Sally：我不懂……

大江：我一直夢見來這裡找妳，就是這間診間，就像每次晤談一樣。

Sally..像現在一樣？

大江..差不多吧。

Sally..我想知道有什麼差異。

大江..什麼差異？

Sally..你的現在和夢境的差異。

大江..我剛才吃了半顆威而鋼，在夢裡沒有吃……

Sally..噢？

大江..還有，我的夢會醒，而我的「現在」醒不了。

Sally..我不明白……你現在不清醒嗎？

大江..我也不明白，我只感覺到藥效上來了，妳的聲音讓我有反應……

Sally..所以你現在生理反應比心理反應更大？……

你在做什麼……

大江..（搓揉著檔下）……我在面對妳，夢裡面對的也是妳……

Sally..（察覺不對勁）你面對的是你自己，我一直陪你面對自己……

大江..是啊，我面對我自己，同時面對妳，面對妳就是面對我自己……也許不用再面對了，要結案了，我只是一個個案，一個妄想，躁鬱，幻聽……性功能障礙的中年思覺失調患者……

Sally..我不會這樣看待你！

大江……我知道就快失去妳了，又一次，像以前一樣，我又快找不到妳了。

Sally..請問你在夢裡跟我說了什麼？

大江..我想聽妳的聲音只能找妳講話……如果哪天我找不到妳了怎麼辦……

Sally..我跟你說了什麼？

大江..把我的聲音記在妳心裡呀……

Sally..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

大江：對，妳只會跟我說……

Sally：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聲音愈發

「撩慾」，極具誘惑挑逗）把我的聲音記
在你心裡呀……

大江突然強行擁吻Sally，並試圖將她按壓在桌上，激烈狀態持續片刻，Sally掙脫，隨手抄起一把手槍，向大江開槍，隨著巨大槍響，大江倒下。

大江：啊……（痛苦地起身）然後我就會醒……
這算勇敢嗎？一直享受相同的噩夢……

Sally：這是你的噩夢？

大江：……我想在今天結束我們的旅程，看看我的噩夢會不會結束。

Sally：像現在一樣？

大江：現在我醒不了……

Sally：你現在清醒嗎？

大江：不知道，我只知道面對妳就像是在做夢……

Sally：你在夢裡跟我說了什麼？

大江：我想聽妳的聲音只能找妳講話……如果哪天我找不到妳了怎麼辦……

Sally：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

如同稍早夢境再現，大江突然強行擁吻Sally，激烈狀態持續片刻，Sally掙脫，隨手抄起一把刀，向大江狂刺猛砍，大江慘叫倒下。

大江：啊……（痛苦地起身）啊……一直享受相同的噩夢很勇敢吧……

Sally：像現在一樣？

大江：我面對妳就像是在做夢……

Sally..你在夢裡跟我說了什麼？

大江..我想聽妳的聲音只能找妳講話.....如果哪

天我找不到妳了怎麼辦.....

Sally..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把我的聲音

記在你心裡呀.....

如同剛才，大江突然強行擁吻Sally，激烈狀態下，Sally掙脫，隨手抓起一隻筆，戳向大江眼睛，大江慘叫倒下。

大江..啊.....（痛苦地起身）啊.....相同的噩

夢.....

Sally..你在夢裡跟我說了什麼？

大江..我想聽妳的聲音只能找妳講話.....如果哪

天我找不到妳了怎麼辦.....

Sally..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呀.....把我的聲音

記在你心裡呀.....

如前，大江再次強吻Sally，強烈的樂聲中蕩漾著Sally撩慾之聲，特別是那句「把我的聲音記在你心裡」。激烈狀態持續片刻，Sally掙脫，以各種方式虐殺大江數次，大江倒下，再起身，再強吻Sally，Sally再掙脫，再虐殺大江，這一組行動類似舞蹈風格重複著。幾番輪迴後，聲光氛圍轉回正常，大江疲憊不堪，痛苦掙扎。

大江.....啊.....噩夢.....我很勇敢.....

Sally..你很勇敢，我知道你很勇敢.....

大江..可是我不敢再勇敢了.....我想要妳，我想

愛妳，我不敢.....

Sally..你可以先把你的勇敢用在面對繞道手術，

好好休養一段時間，再出發.....

大江：找妳再出發嗎？……呵呵……我還找得到妳嗎？

Sally……什麼？

大江：如果以後再回來諮商，我還找得到妳嗎？

Sally……我不知道……

大江：（痛苦）呵呵……妳不用害怕，我也可能
不回來找妳了……謝謝妳請的第一杯咖啡，
在最後一天……妳會想我嗎？

Sally……我會想念你的聲音。

耳鳴音效，大江瀕臨崩潰。

大江：（痛苦）……我已經把妳的聲音記在心裡
了……妳的聲音一直侵入我的腦波，一波
又一波……

Sally：我也想幫助你擺脫它！

大江：（暴怒）我沒有要擺脫它！妳不懂嗎？我
以為我好不容易找到她了！

Sally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她努力地壓抑著惡劣
的情緒。

Sally……在專業上，我能夠提供給你的幫助我
都盡力提供了，但不包括在你的妄想與幻
覺裡對號入座，更沒有辦法為你提供情
慾、情愛、愛情！我們幾次療程下來我都
很尊重你，我希望你同樣能夠尊重我，可
是你越來越……我不希望你每一次都帶著
某種企圖……針對我！我希望你先好好準
備面對下週的手術，雖然醫生說有風險，
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先把命保住，先處理好
心臟的問題再來處理心理的問題，我祝你

身心都健康。

大江：妳也承認了……療程……

Sally：什麼？

大江：你剛剛說療程，不是旅程。

Sally：……是嗎？好，那我們就結束這個療程吧。

二人沉默對峙片刻，大江憂傷地輕唱起來。

大江：（哼唱）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

大江唱著，緩緩掏出口袋裡的小玻璃瓶，並打開瓶蓋倒出一些藥丸。

Sally：你幹嘛？不舒服嗎？

大江：我想一次解決掉心臟和心理問題……

Sally：……你說你剛吃了……不要亂來！

大江：對，（抓襠）我覺察到藥效蠻強的……

Sally：請你冷靜……

大江：（看著手中的NTG）好像這個也很強……

Sally：我拜託你冷靜一點……不要！

大江平靜地將NTG含入舌下，sally先迅速回身按下牆上的警鈴，再急忙衝向大江阻止。

大江：強強聯手會怎樣……

Sally：啊……！吐出來！吐掉！

大江：我覺得我很勇敢，妳可以告訴我媽……我很勇敢……

Sally：這不是勇敢！快點吐掉！

二人拉扯中，大江血壓驟降，瞬間癱軟倒下，Sally無力拉抬，此時診間的門開了，一名同仁趕來慌張問道。

同仁…怎麼了？

Sally…救護車……心臟病！休克了！叫救

護車……！

同仁…（飛奔離去大喊）救護車……！

大江…（孱弱喘息）呵……哼……

襯著心跳聲的樂聲漸進。Sally試圖為大江做CPR，她非常急切而悲憤，邊施救邊吶喊。

Sally…不要這樣！……起來！快起來！……拜託你！眼睛睜開，快點睜開！聽到了沒有？……有沒有聽到我說話！

襯著心跳聲的音樂漸強。Sally捶打著大江，喊著叫著要急哭了，她試著把大江拉起，拍打著，呼喊著。

Sally……有沒有聽到我說話？……說話，快跟我說話！對不起，拜託你說話……讓我聽你說話，我要聽你的聲音……你的聲音……大江……大江！……求求你醒一醒，跟我說話……說你愛我，說呀！……如果我也愛你呢？如果我就要愛你了呢？……你有沒有聽見？我也愛你！如果我真的○四四九呢？可不可以……眼睛睜開！耳朵打開！……我是，我就是○四四九好不好！回答我！跟我說話……我想聽你的聲音……你的聲音！

燈光漸弱，音樂漸強，心跳聲大得滿是生命力。燈暗，黑暗中心跳聲持續，接著傳來大江的聲音。

S.E.（大江）：把我的聲音記在妳的心裡……

燈光再亮，我們看見Sally與大江坐臥狀相擁著。稍頃，燈暗。

劇終

作者簡介——樊光耀

一九七五年生於臺北市，劇場暨影視演員、編導，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長年投身於表演藝術工作，二〇〇五年以公視《壞蛋》獲頒第四十屆金鐘獎戲劇節目單元劇男主角獎，二〇一三年擔任第五十屆金馬獎評審，曾任教於多所院校戲劇科系。

評審意見——魏瑛娟

作者透過男配音員主角與其女諮商心理師的對話，展開了性及其障礙、慾望與其不滿、愛與被愛的窒礙、情色與療癒、身心與疾病、臆想與醫病關係等主題的多重交織，鋪陳出一既寫實又不時溢出現實邊界的心理療癒（或如作者所說的撩慾）旅程。「聲音」概念在此扮演了重要符號與指陳，既是指角色二人當下對話的聲音，亦是主角的廣告配音作品、女諮商心理師過往兼職性愛電話的浪語、主角不時竄出的耳鳴幻聽等，作者成熟的情節推進與對白技巧，適切支撐了「聲音」此概念的多層次演繹。聲音，如衝擊波，來自正在死去的心，或說正在掙扎存活下來的心。作者善用隱喻，多重婉轉又直擊入心。閱讀劇本時，想起榮格的阿尼瑪、阿尼姆斯原型理論，與其說這是一場心理諮商，我更享受當作一個深受妄（幻）聽侵擾者的內在呢喃或靈魂低語，意識與潛意識的爭戰、自我與本我的矛盾、現實與虛幻的混沌，整個作品如作者所說，是一場「困繞」，我們如入聲音迷宮，聽見了久違的心底之音。